

投身黃埔軍校記

●王仲廉

徐州三王南下上海

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，農曆正月初十日的下午，江蘇蕭縣王寨郵政代辦所，送來一封掛號信，是徐州中學郭劍鳴同學寄發的。信中說：「仲廉，速來徐一敘，千萬勿誤」。如此簡單數字，使我莫測高深，難於判斷，疑為徐州學生聯合會有事相商。父親查問，我將實情稟告。父親將家中僅有的四元現洋，給我作零用，學費俟籌妥再滙給我。母親將為我尚未做好的織衣呢夾袍，連夜趕成，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。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」，正是母親當時心情的寫照。

次晨，將小學校長職務，交給長兄辦理，穿着母親連夜趕製的夾袍，僱人擔着行李，匆匆起程。中午到達蕭縣城內，用過午飯，出東門，沿着蕭徐公路，繼續向徐州邁進。薄暮時候，望見了樓臺亭閣的壯麗，津浦、隴海兩條火車的急駛，那就是九省通衢的徐州古城了。

到了城內文學巷徐州中學，卸下行李，校役老張相迎，我問郭劍鳴同學在否？他答郭先生已於前幾日去上海考什麼學校去了。弄得我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只有拜見顧子揚校長（顧先生是同盟會會員，中國國民黨黨員），才能知道真

相。抖抖身上塵土，洗洗臉上灰塵，胡亂吃過晚飯，趕快到城隍廟街顧校長住宅，進門看見顧三姊，問校長在家否？顧校長即由房內迎出，向我招呼，責我來遲。我理直氣壯的問答：「昨天下午接到信，今天就趕來呢」。校長說：「恐怕來不及了，他們已經走幾天了，可能已經考過了」。我不便再問，校長坐下向院裏望了一望，然後

接着輕輕的說：「我到廣州開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，總理檢討民國成立十三年來革命失敗，接受慘痛教訓，深知不僅需要健全的組織和明確的主義，尤其要訓練精良的革命基本軍隊，與接受革命主義薰陶的軍事幹部，決定創辦黃埔軍官學校，各省代表均可選拔有血性的優秀青年介紹投考，所以叫郭劍鳴寫信約你來。我所介紹的徐州中學郭劍鳴、銅山師範學生賈韞山（輝亭）、蔡敦仁（子山）、孫樹成（建吾）四人，（顧校長兼銅山師範校長），已於數日前去上海，想已經考過了」。我聽到這裏，立即懇求寫信介紹去考，顧三姊也從旁協助，請她父親給我寫介紹信到上海去考，如果業已考過，再回來好了。校長遂答應明早到學校取信，叫我赴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，（過去是中國國民黨本部，那時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），投信等候通知，看看如何，並

囑保密。我興高采烈，返校休息。

在校園相遇王家修同學（沛縣），兩手握我的手，親熱異常，相敘離情。王敬久（字又平，豐縣人）從外邊打球回來，問我註冊沒有？我說：「不註冊了」。他和王家修又問不註冊來幹什麼？我因為與他二人既是好同學，又是好同志，就老老實實將全部事情告訴他們。他倆不約而同的要一同去，要我陪同去請求校長寫信介紹。我內心有點為難，因為校長再三叮囑守密，恐被斥責。可是為着同學，也顧慮不了那麼多了。硬着頭皮同往請求校長，校長慨然應允同時寫信介紹，這就是當初「徐州三王」投考黃埔之里程的起點。

結合志士前往廣州

讀書不成，學劍去了。農曆正月十二日早晨，我向顧校長子揚先生領了介紹信，他給我十元現洋作路費，又告訴我們郭劍鳴在上海的住址，叫我先到該處問明情形，及環龍路四十四號如何走法。他並且叮囑我，「如考期已過，或不錄取，立刻回來」。他當時愛護我的熱情，使我至今感激難忘。當日乘下午四時普通客車首途南下，次晨抵浦口，初見九千九百多里的長江滾滾東流

，對岸龍蟠虎踞的雄都，氣魄之大，鍾山之秀，始知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，目睹名山大川，胸襟頓開。匆匆過江，逕往下關京滬車站，購票登車。汽笛一聲，火車徐徐出了車站，經過棲霞山、鎮江、武進、無錫、蘇州各大名城，真是「良辰美景任嬉遊，名城古蹟數不休」。到達上海北站，多麼熱鬧的景象，三人像劉佬佬進了大觀園似的不知所措。一羣車夫蜂湧圍着兜生意，話也聽不懂，抱着吃虧主義，三人坐上一輛馬車，告訴車夫，去法租界泰安大旅館，我們不知方向，聽車夫疾馳而去，東轉西彎，到了泰安棧，進了大門，看到旅客名牌上果然有郭劍鳴等幾個人的名字，不勝心喜。登樓相見，他們正在聊天，一見我們到來，「異鄉遇故知」，十分親切。劍鳴給我們一一介紹了賈繼山、蔡敦仁、孫樹成三同學。這是徐州七志士，因投考黃埔軍校而結伴的開始。郭劍鳴告訴我們，他們均已錄取，業已領到三十元路費，明日乘輪同赴廣州報到。他叫我們快到環龍路四十四號報到，等候參加第二次考試。他又說：「我們到廣州住長堤泰安客棧，等你們，到那裏再見」。說罷，他們興高采烈，準備行李。我們不便多打擾，另行覓得四馬路吉陞客棧，暫作棲身之所，吃完飯，急忙去環龍路四十四號投信報考，辦理填表手續，返回旅館，等候考試通知。

三個志同道合的青年伙伴，初到華洋雜處的大商埠，被形形色色無奇不有的社會所引誘，也想踴躍逛逛，看看西洋景，走在馬路旁邊行人道上，呆頭呆腦，東張西望，前盼後顧，行人一望

而知我們是初出茅廬的江北佬，看到三三五五、成羣結隊、紅紅綠綠的女郎，散佈馬路兩旁黑暗地方，徘徊的拉客，家修身材魁偉，握着拳頭叫聲「野雞，打」，就聽見一羣啊吶啊吶的聲音，鳥飛獸散的跑了。我們相顧，置之一笑。而後每天看黃埔江風景，遊玩大世界，參觀先施、永安兩大公司，消磨時間。

過了幾天，接到在上海大學考試的通知，歡喜異常，便各自準備文房四寶，看好考場座位，屆時應考，順序入座。文質彬彬的監考先生進場，宣佈考試規則，發了國文考卷，題目是：「各述來學之志」。我按時交卷。第二堂考算術，也勉強完成交卷。第三場考英文，題目：英譯漢、漢譯英，各名詞填寫等等。交卷出場，三位伙伴痛下決心，誓約不論錄取不錄取，決定共同赴粵參加革命陣營。數日後接到通知，只有我一人僥倖考取，還發了三十元路費。

敬久、家修決不氣餒，有參加革命決心。我突然想到有高小同學李世仁、李世義、張祚發三位，在上海體育專科學校讀書。兩位李同學是建國軍軍司令李明揚（思廣）先生侄兒。張是他侄女婿。我去訪他們三位在異鄉的好友，拜託寫信給其叔父李明揚介紹，免到廣州後人地生疏。他們給我寫了介紹信，請我吃飯暢飲，歡聚絕日，晚間送我上了五路電車。此時我已有八九分醉意，開車不久，有人喊當心扒手。我一手攀環，一手摸我口袋之皮夾，三十元路費尚在。等下電車再摸皮夾，已不翼而飛，呆立着看電車叮叮噹噹揚塵而去。怨誰？只怨自己貪幾杯老酒。垂頭

喪氣的返回客棧。到客棧後，向他倆敘述遭扒手事，有信無錢，如何動身？研究結果，劉溪川先生是我們中學舍監，他住在上海，去求他借路費。次日，三人一同前往拜訪。見面後，說明來意（借錢），即被痛責「青年人出外不知謹慎，明日上午九時再來」等語。乘興而來，掃興而歸。次日再往造訪，劉老師已將廿元現洋準備好，放在桌上等我們，並囑「可要小心，趕快購船票赴廣州去罷，以免誤事」。事後始知當時劉老師無錢，將佩帶的金鍊當了廿元，給我們作路費，內心感到非常不安。嗣後我奉命返回上海追隨陳果夫先生招生的時候，才還此款，並購禮品道謝，而又被他老先生訓了一頓。我到了民國廿八年（抗戰時期）率領第八十五軍進駐湖北樊城，遇見劉先生，才盡了弟子之禮。（當時劉先生擔任第五戰區參議。）後來在民國三十一年劉先生到河南界首，我剛好受命經略魯蘇豫皖四省邊區軍政事務，又獲親聆教誨，也得到了補報師恩之機會。

有錢有信，購置物品，晚間欣然登船，破曉時分，趁着海潮起碇，汽笛一聲，悄然離開上海這個繁華的都市，世俗的困惑已成過去。船出吳淞口，東方既白，興奮瞻望，海闊天空，白雲悠悠，怒濤洶湧，萬馬奔騰，漁船揚帆，隨波逐流，白鷗飛翔，忽隱忽現，身心隨之一暢。繼而輪船逐漸加足馬力，照着既定航線，急駛疾馳。我等或坐或臥，看書、談天，一切如常，不覺寂寞，隨着船的動蕩，各自就寢。一夜風浪較大，次晨多數暈船，敬久與家修頭暈，嘔吐，不進飲食，藥物無濟於事。我雖頭暈腦漲，尚可勉強支持

。家修想喝鷄蛋湯，用一塊現洋買了三碗。他與敬久不能入口，我却一飲而盡。三人到達香港碼頭，吃些廣東甘蔗，精神逐漸恢復，經過虎門，進入珠江，風平浪靜，到船上瞻望兩岸美麗風景，呼吸新鮮空氣，體力漸漸恢復正常。經過三天漫長時間，船抵廣州，停泊長堤天字碼頭，下船登岸，步入了新的境界。

在泰安客棧，會見郭劍鳴同學，問明長堤二號黃埔軍官學校籌備處地址。前往報到後，即遷到仙湖街大同旅館（軍校招待所）。好的房間早已客滿，三人只好住在一間潮濕而狹小的房間裏，與那些來自各方未見過面的同學混在一起，期待複試。住定後，問明贛軍司令部地址，三人前往投書，由傳令兵引導登樓，拜見李司令明揚先生，蒙熱誠招待，並詢問家鄉年景甚詳，以及我們投考經過。我遂將敬久、家修在上海未蒙錄取不能參加複試情形，懇求設法補救。明揚先生慨然應允：「你們寫一懇求志願進軍校受訓報告呈給大元帥，獲得批准就可以了。報告由我代為呈上，並替你們當面請求，想無問題」。我們得到圓滿答復，喜出望外。他又令副官處王處長陪我們遊覽廣州名勝，並交以一袋毫洋。王處長將公務整理後，即陪我們到第一公園，而且表示很忙，我們就請他回去。他遂將四十元毫洋交給我們而離去。

孫大元帥特准入學

我們在公園走馬觀花的逛了一遍，即回旅館，寫呈大元帥書，由我擬稿，經他倆修改後，交

家修繕寫，至今回憶，尚能記其梗概：「生等農家子弟，父耕而食，母織而衣，負書擔簞，遊學於徐州中學，目睹北洋軍閥割據專橫，壓迫人民，官僚政客，爭權奪利，民不聊生，外受帝國主義侵略，不可終日，古人云：『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』，生等懷一腔熱血，報國熱忱，離鄉背井，不遠千里，毅然來粵，參加革命陣營，不惜灑熱血、拋頭顱，求國家獨立，爭取人民自由，懇請准予進入黃埔軍官學校，接受主義薰陶，學習革命不怕死技術，繼先烈精神，俾得完成報國從戎之志願」云云。下寫我三人姓名具呈。送至明揚先生處，過了三日，又到贛軍司令部探詢消息，明揚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們，大元帥已批准了，並將原報告交給我們看，大元帥在報告後面，用毛筆批示「准、文批」三字。明揚先生肯定的說，「這是大元帥親筆批的，明日你們將此報告，送交黃埔軍校籌備處錢大鈞（慕尹）先生就行了」。當時陳繼承（武民）老師亦在坐。我們興高采烈回來，次晨到籌備處等候，錢老師着軍服馬靴，手拿皮包，前來辦公，三人迎上，將報告呈上。錢老師看過，諭示「等候參加複試好啦」，匆匆登樓而去。

三月廿七日，借廣州高等師範學校為考場，舉行入學複試。參加各地投考學生共計一千二百餘人，三日考畢，四月廿八日複試結果揭曉，正取生三百五十名，備取生一百二十名，共錄取四百七十名，王家修、郭劍鳴、賈韞山、蔡敦仁、孫樹成等五人為正取生，我同王敬久為備取生，總算上天不負苦心人，徐州七志士均有志竟成，

達到報國從戎的宿願。

接受黃埔軍事教育

我離鄉背井，歷盡千辛萬苦，於五月七日乘大南洋校船，踏進了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大門，接受校長蔣中正革命軍事教育，編到第四隊（隊長李偉章）第一區隊（區隊長詹忠言）。學習着裝法，換上軍裝、穿上草鞋，接受教育，實施入伍訓練。編隊時，隊長未照一二三報數編隊，所以第一區隊都是高個，第二區隊都是中等個子，第三區隊，個子較矮些，跑起步來，他們比較吃虧。在講堂內，坐在我右邊的是王世和同學，性情很爽直，身體特別胖，講桌面積，他佔了三分之二，椅子我只能坐一小半，聽講尚無問題，寫筆記就很難了。尤其是各行、各列，前後對正，我就對不正了。後來他做侍衛長及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時，見了面，談及此事，他總表示猶有歉意。在飯廳吃早點時，南方同學吃不慣饅頭，他們送給我吃，表現出親愛精神。我們第四隊來到臺灣者，還有王叔銘、胡宗南（亡）、王敬久（亡）、張雪中、彭善、冷欣、馬志超（亡）、瀟酒、張世希、李銑、劉仲言、王廷柱、侯鼎劍（亡）、容有略、李正韜（亡）、譚煜麟諸同學。當時大家只知革命犧牲，誰又想到後來做什麼總司令及司令長官參謀總長呢？

進校後的生活，與文學校及家中生活習慣不同，以前是生活散漫、懶惰鬆懈、暮氣沉沉，現在是有紀律、守時間、重嚴肅，朝氣勃勃。現在把開始有點不習慣的幾件事，寫在下面：第一

件不習慣的事是吃飯，在家鄉吃麵食，時間沒有限制，在校吃飯時間只有十分鐘，操作後，早已腹饑腸鳴，身軟無力，聽到開飯號音，齊集飯廳，飯香撲鼻，規矩矩坐下，望見牆上的「民脂民膏」標語，心中能不警惕？值星官發出開動口令，一般同學飢不擇食的狼吞虎嚥。我吃米飯不習慣，他們快而我慢，越心急，熱飯越難以下嚥，燙得口腔全是泡，而吃的全是空氣。等吃第二碗時，十分鐘時間到了，值星官喊「起立、外面集合」口令，只好丟下碗，隨着同學集合。

第二件不習慣的事是穿草鞋。以前穿布鞋皮鞋，根本沒有穿過草鞋。入校後，換上軍服、同時換上草鞋，當時覺得輕鬆新鮮。跑步時草鞋就不聽指揮了，不是左腳出來，就是右腳出來。野外演習時候，不是沙石碰破腳指頭，就是野刺刺破腳底板。現在我腳上傷痕仍然存在，留下黃埔受訓的紀念。

第三件不習慣的事，是聽不懂話，使我抄筆記極為困難。講堂聽講，等我懂了一句話意思，不知教官又講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使得我所抄的筆記，牛頭不對馬嘴。只有在自習時候，向教官一問再問，加以補救。到了入伍期滿，生活才由勉強做到自然，舊習慣變成新生活，學術兩科隨之而進步，身體鍛鍊得更結實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六個月學術兩科訓練，轉瞬間均照預定計劃，順利完成，乃於十一月八日起舉行畢業試驗，並在漁村附近參加戰鬥演習。同月二十九日，畢業試驗，成績及格者，共四百六十五人。畢業之日，正值戎馬倥傯之際，教導團

籌備成立，亟需幹部，遂於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分發教導團各營連服務。我奉派往教導第二團第一營（營長顧祝同墨公老師）第一連（連長詹忠言老師）第三排充任排長職務，結束千錘百鍊的軍事教育。從此出了黃埔校門，開始學以致用的帶兵、練兵、用兵的五十年戎馬生涯，負起承先啓後、繼往開來的一個革命軍人的責任。

奔走京滬招生募兵

民國十三年十二月間，黃埔軍校建軍之始，教導第一、第二兩團先後成立。第一團何應欽（敬之）老師任團長，第二團團長爲王伯齡老師。我奉派到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擔任排長職務，駐會家祠。初出茅廬，發揮學以致用，教育管理，視士兵如子弟，晝夜不息的如鷄之孵卵，以期早日參加東征北伐，完成掃除軍閥之任務。

東征前夕，突奉校長命令，派往上海，協助招生募兵事宜，歸陳果夫先生指揮。同行者有：賈韞山（輝亭）、張世希（適分）、韓涵（石安）、郭劍鳴諸同學。果夫先生「生活回憶」建軍篇第六十八頁有：「校長蔣公派第一期學生王仲廉、賈韞山、張世希、郭劍鳴等來滬幫助」之記載。遂治裝乘船赴滬。到達時，即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。交易所外面掛着陳希曾經濟人的招牌，表面是做交易證券生意，實際是接洽招募事宜。果夫先生在茂新棉花證券所經理室內接見我們幾位同學。果夫先生着長袍黑馬褂，戴黑絲絨帽子，清秀異常，和藹可親，惟案置銅盒，不時向盒內吐痰，身體稍弱。接見後，即囑遷入法租界

環龍路四十四號後巷四號第四期學生招生報名處，分別擔任招生工作。時值嚴冬，在廣州所製服裝，不足禦寒，陳先生特別給錢，添購多裝，顧慮周密，愛護備至，至今猶感念良深。各省來報考學生，多爲國父革命思想所感召之有血性青年，千山萬水，不辭跋涉之辛苦，冒險而來。他們經過身體檢查，介紹證件審核，口試及籍貫年齡等調查，復各別考試，被認為程度合格者，發給證件及路費，個別赴粵報到。我們一共招到新生一千四百五百名。

我們旋奉果夫先生命，派往徐州招募新兵。時奉軍南下，津浦南段戰事方酣，交通斷絕，改乘輪船至揚州，再沿高郵、寶應、淮安、宿遷大道，星夜兼程，征塵僕僕，隻身進出兵匪不分地區，有驚無險，於臘盡年更的年三十日，趕至宿遷縣南關一家客棧。店主引進上房，成爲該店唯一座上客了。店主態度和藹，招待殷勤，並云：「貴客能於除夕光臨小店，實感榮幸。客店即是家，值茲春節年關，途中諸多不便，住在咱這裏，有什麼吃什麼，過了正月初三日再趕路罷」。親切異常，真是「風日晴和人意好，孤客他鄉遇德鄰」。他忙着奉茶送水，晚飯後，送來一盞油燈，照着一室淒涼，面對四壁，「寂寞恨更長」心情，度過我二十二歲孤客他鄉除夕守歲的滋味；如若我是杜工部，定能作出一首觸景生情的詩篇。

項王祠中思古幽情

次晨，鷄未報曉，連續的鞭炮聲，催促不能

成寐的我起床。店主人在門外向我拱手賀年；我也同拜一聲恭喜發財，新年快樂的吉利話。早飯後，店主人又建議：宿遷下相爲西楚霸王的故事，廟在三元宮內。並謂其英風武烈，何不趁此前往一遊，以暢胸懷。心想闊坐店中也是無聊，遂往遊覽。廟並不大，鑿木陶瓦爲殿，建築尙稱精巧，中塑項羽像，冠冕如王者服。登殿瞻仰良久，深慕王之蓋世功業，惜其未採范增之計，卒聞

楚歌，一敗塗地，自刎烏江，豈非自謀不臧？奈何！院中有碑碣數通。記述霸王破秦存趙強楚，章邯破膽，子嬰就戮，滅強秦以消民怨的勳績，心中嚮往不已；至今尙記有某人題西楚霸王廟一則，抄錄於後：

「亭亭古廟峙河津，過客爭看西楚人，炎祚已同秋水逝，王名不共晚山湮。赤符一旦歸亭長，青蘭千年任漢臣，大抵史

書如塑像，塗來面目總非真。」

此詩之意，大堪玩味，言外之意，謂史書多以成敗論英雄，項王失敗，漢王得天下，於是乎漢家史書就貶項而褒漢，在青簡之上，任意塗來塗去，就完全失掉了歷史的真面目。遊畢，返至店中，依然孤客青燈，在萬籟俱寂中，遙想項王故里及其簡陋之廟宇，不禁有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」之感。

周恩來的柔道

周 谷

魯迅書信和次稀泥

周恩來是政治游擊戰「敵進我退，敵退我追，敵疲我打，敵駐我擾」的專家，善於和稀泥，長於「柔道」，是中共的不倒翁。

一九七一年他下令召開「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」，要重新整理、註釋、出版中共文藝之神，魯迅的著作、日記、譯文，以及經魯迅整理過的古籍作品，特別是魯迅的書信，作爲重點出版項目之一。毛澤東也批准了會議的文件，還提倡大家「讀點魯迅」。

第二年出版機構雖擬好具體計畫，却意外地遭到當時手握中共中央出版大權的姚文元的拖延和抗拒，隨之無疾而終。姚文元扯腿是他自己害了政治病，周恩來親點戲碼是他的迂迴戰，並非他偏愛魯迅書信，因爲註釋出版，會藉此把江青、張春橋、姚文元他們的老底和原形揭露出來。

一旦被揭露，他們立刻會從中共的政治寶塔上跌下來，所以江、張、姚聯合作戰，拼死也要反對周恩來所提的出版計畫。

江青就是三十年代，活躍在上海影劇藝術界的藍蘋小姐，一度想爭演「賽金花」劇中的紅粉佳人主角，還讚揚賽劇是「很優秀的創作」。魯迅當時就寫了「這也是生活」……一文，諷刺賽金花成爲九天護國娘娘。如果要註，江青準會註成「九天護國娘娘」而遭人唾罵。魯迅萬萬沒有料到，當年上海的明星真的竟在北京皇城做了娘娘呀！

要迫黑幫之子現形

狄克於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「大晚報」副刊「火炬」上，寫了一篇「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」來批評魯迅。魯迅廣即在四月十六日寫了「三月的租界」短文回敬狄克。狄克就是張春

橋當年的筆名。按照當時中共中央的作法，魯迅是中共的文聖，誰也不能批評，誰也不能反對。反對魯迅等於反對中共，反對中共就是反革命。「魯迅書信集」有兩封涉及姚蓬子的私信。姚蓬子於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共，一九三三年在天津被捕，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獄，同年五月十四日在南京「中央日報」上刊登脫黨啓事，後在國民黨內機構工作。魯迅信中分別有「蓬子轉向」和「蓬子的變化」的語句。姚文元爲姚蓬子的兒子。要註，姚文元一夜之間會成爲叛徒姚蓬子的兒子，暗藏在黨的黑幫。這如何註呢！

江青他們利害一致，全力反對用註釋、詳註、繁註來出版包括書信在內的魯迅著作。周恩來在關鍵時刻只輕輕露了一手「柔道」，就使他們慌了手足。一九七三年江青領導批儒評法運動，他們不但要批林批孔批周公，還要批宰相儒圍剿周恩來以報仇雪恨，可惜一切都是枉然。